



当前位置: 网站首页 > 诗文鉴赏

## 孙惟信《烛影摇红·一朵鞦韆》赏析

【作者】沈立东

一朵鞦韆，宝钗压髻东风溜。年时也是牡丹时，相见花边酒。初试夹纱半袖。与花枝、盈盈斗秀。对花临景，为景牵情，因花感旧。题叶无凭，曲沟流水空回首。梦云不入小山屏，真个欢难偶。别后知他安否。软红街、清明还又。絮飞春尽，天远书沉，日长人瘦。

或有人以为这是一首“写女子怀旧伤别的词”（见唐圭璋等主编的《唐宋词鉴赏辞典》第一八七六页），笔者以为鉴赏者搞错了性别，它实质上是一首以男子口吻写成的怀念情侣之作。唐诗人中有位多情的种子，名叫崔护，他有一首《题都城南庄》绝句以及围绕这首诗流传的“人面桃花”的谒浆故事。很显然，本词作者受其影响，旧曲翻新，编织的也是一则以清明时令及“去年今日”为背景的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只不过是那桃花在本词中已变成牡丹而已。但词中男主人公“人面不知何处去”，牡丹依旧笑迎风的不胜怅惘之情却宛然如斯，昭然若揭。

词人开篇选择花中富贵者——牡丹作为发端，以引起对人面如花的超群风韵的起兴：“一朵鞦韆（tīng厅，皮带）红，宝钗压髻东风溜。”鞦韆，牡丹的一种，以花色似朝廷官员围系的红鞦韆皮腰带，故名。其出产于青州，故又名青州红。开篇点明这是一个牡丹花开的盛春季节，一朵青州红盎然怒放，宛似美人头上横插宝钗的云鬓螺髻，在春风吹拂中圆转流动。以花喻人，这在中国文化中已成惯例，主人公见牡丹而想到那摇曳多姿、妖冶生态、国色天香的美人，原本不足为怪，然而，牡丹之于主人公还有另一番非同寻常的遭遇。“年时也是牡丹时，相见花边酒。”去年也正是这个东风融融、牡丹花盛开的季节，他与情侣花下幽会，摆宴欢饮。可以想见，其时一对情侣，于春风丽日，携手并肩，举杯对酌，情欢意洽，完全沉浸于无限幸福之中。此时此刻，也许男主人公正带着三分飘飘然的醺醺酒意，忘情注目对面的意中美人：“初试夹纱半袖。与花枝、盈盈斗秀。”今天，她可谓“淡扫蛾眉”，没有浓妆打扮，而只是身着一件细软轻柔的夹纱短袖春衫。这应时得体、素雅大方的妆束，使得她显得额外清丽脱俗，可与富态妖冶的牡丹花竞相媲美。初试，谓第一次穿上，即指新缝制的衣服。盈盈，状美人体态轻盈，风姿绰约。斗秀，即比美争艳。行笔至此，娇花美人，两相映衬，更有花妖人更秀的效果，正应了古人所云“闭月羞花”之意。此三句神来之笔，把情人眼中的西施刻划得鲜活灵动，娟秀动人。然而，这花下酒边、良辰美景毕竟是“年时”的美好回忆，如今呢，时隔一载，主人公面对的是“人面不知何处去”这一极不愿接受而又不得不接受的残酷现实。因此“对花临景，为景牵情，因花感旧”的无限感怀不禁油然而生。是的，主人公旧地重游，这景是曾经给予他们无限快乐的幽会之处；这花是曾经和情侣竞相斗秀的牡丹花。如今鲜花犹在，风景依旧，然而惟独人面杳然。一片惆怅之情注满于这三句十二个不假雕琢的寻常字眼之中。

如果说上片重在触景忆旧的话，那么下片则重在伤春怀人。

“题叶无凭，曲沟流水空回首。”换头二句紧承上片回忆往事的情节，反用唐宫闺诗人韩氏红叶题诗典故，以引起对情侣的怀思。据《名媛诗归》和《云溪友议》记述，唐宣宗时，士人卢渥进京应试，偶临御沟，得一红叶，叶上题诗一首云：“流水何太急，深宫尽日闲。殷勤谢红叶，好去到人间。”渥乃置红叶诗于箱中。后宣宗遣出宫女。卢渥得韩氏为配，即当年红叶题诗者。一日，韩氏见箱中已题之诗，嗟叹久之，复作一诗，有“今日却成鸾凤友，方知红叶是良媒”之句。古人红叶题诗，有御水传情，遂演成佳话，终使有情人成其眷属。而今呢？男主人公慨叹，他没有卢渥那样幸运，情侣没有红叶题诗那样的山盟海誓为凭，御沟之水也总是那样的无情。“空回首”三字回应上文，再度流露了失望的愁怅和相思的苦闷。接着“梦云不入小山屏，真个欢难偶”二句把这种失望和

收藏文章

打印文章

关闭本页

发表评论

阅读量[187]

评论数[0]

苦闷再深着一笔。去年的花下欢聚已一去不返，红叶题诗的幸福已成空话，那么就连在山水画屏之前做一个高唐云雨之梦也难以达到。“真个”一句对旧梦重温、好事再偕充满绝望之意。此二句亦反用典故。据宋玉《高唐赋·序》记述，昔怀王游高唐，怠而昼寝，梦见一夫人，曰：“妾巫山之女也，为高唐之客。闻君游高唐，愿荐枕席。”王因幸之。此二句暗用此神话典故，言主人公面对屏风上的山水画面，不禁萌生做个好梦的念头，然而就连这一最低要求也无法实现。感伤凄凉之意，至此已然写足。那么接下去情思的转换则顺理成章了。既然和情侣天各一方，无由相会，也不知“别后知他安否”。刻骨的相思化作一句对远别情侣平安与否的牵肠挂肚。词人于此让主人公摆脱花前月下、高唐云雨的庸常，升华为深深的惦念和真挚的关切之情。这一转折，更见深情。有一点尚需说明的，这里的“他”，切勿拘泥于男性，因为古人两性第三人称皆用“他”，联系上下文看，这里的“他”应是“她”即男主人公的情侣无疑。“软红街、清明还又。”回应上片“年时”一句，言光阴迅速，主人公在这繁华的都市里转眼又是一年的清明节了。软红，语出苏轼《次韵蒋颖叔钱穆父从驾景灵宫》：“半白不羞垂领发，软红犹恋属车尘。”这里代指男主人公所在的都市（或以为指南宋都城临安。可能从词人长期留居苏杭推断），亦即他曾经和情侣度过一段甜蜜岁月的地方。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，清明节本是最能逗人思乡怀亲的传统节日之一，更何况他们还有去年清明时度过的一段难以忘怀的“桑中之约”。接着收束三句描写伤春感怀的情景：“絮飞春尽，天远书沉，日长人瘦。”晚春时节，柳絮濛濛，离人远隔关山，鱼沉雁杳，那漫长的春日煎熬得主人公日见消瘦。煞尾三句把相思的凄苦情怀推至无以复加的程度，用以回应上片结尾三句对触景生情、因花感旧的题旨。

读者若把词中男主人公目之为词人自己，未免有牵强之嫌。但是词人孙惟信一生超逸不群，视祖荫显贵如草芥，弃官不就，自甘清贫，疏放不羁。于婚后不久，出游江浙，漂泊一生，终老江湖。晚年曾作《南乡子》（璧月小红楼）慨叹自己“空为梅花白了头”，为自己婚后半生追求豪隐、萍踪不定、与妻子离多聚少而深感歉疚，因此于词中表现了晚年对发妻深沉真挚的怀思之情。由此可知，这首《烛影摇红》无论写于何时，词中男主人公无论是否系词人自己，而个中情思和《南乡子》却是一致的。它表现了对情侣热切真挚、纯洁无瑕的思恋之情。

孙惟信的词向以“婉媚多姿，聪俊自然”著称。这首词以天香国色的牡丹起兴，引起对昔日美好生活的回忆和今日相思离怨的抒发。词中昔日的欢愉，今日的凄凉，两相对照，使情感婉约低迴，曲折缠绵。花的娇艳，人的娟秀，两相映衬，使情味妩媚多姿，仪态万方。加之文辞质朴而不俗，平淡而醇美，实已达到隽永自然的化境。于南宋后期格律派词中堪称佳构。

【原载】《宋词鉴赏辞典》，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出版
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	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
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为校级研究中心，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西	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前身是1956年9月建立的绍兴中等师范学校的语文教研室，19

更多  
加盟  
信息

关于我们 | 联系方式 | 意见反馈 | 投稿指南 | 法律声明 | 招聘英才 | 欢迎加盟 | 软件下载

永久域名: [www.literature.org.cn](http://www.literature.org.cn) [www.literature.net.cn](http://www.literature.net.cn) E-Mail: [wenxue@cass.org.cn](mailto:wenxue@cass.org.cn)

版权所有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京ICP备05084176号